

赫士：近代高等教育理念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

郭 建福

摘要：赫士是一名晚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却对中国近代大学教育起到了一定影响作用。与赫士息息相关的中国近代大学就有四所：登州文会馆、山东大学、齐鲁大学和华北神学院。赫士还译编了许多大学教科书。本文基于当时的一些原始史料，考察这样一位在华 62 年的传教士，有助于揭示体制、社会与教育之间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赫士 登州文会馆 近代大学 山东大学

每次我们去探望他或者他和奶奶来看望我们的时候，孩子们会和他一起坐在台阶上，并且每人说出一颗星星的名字后才去睡觉。我们每天晚上都会认识不同的星星。然后，他会给这些星座起一个希腊或者拉丁文的名字。之后才会放我们去睡觉，那时候我们是既充满着敬畏之心，又满是睡意。（[1], p. 285）



图 1：中年时候的赫士

这段文字是现居美国的赫士孙女玛格丽特·霍利斯特（Margaret Hollister）回忆自己祖父的情景。赫士（Watson McMillan Hayes, 1857—1944）是一位晚清时期来华美国传教士。赫士出生在宾夕法尼亚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在南北战争中战死，母亲独自抚养他们兄妹四人。虽然缺衣少食，母亲还是把赫士送入了高等学府。1875 年，赫士考入威斯敏斯特学院（Westminster College, New Wilmington），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赫士熟练地掌握了拉丁文、希腊文、是非学（逻辑学）以及理化诸科，毕业得初级学士学位。1979 年，赫士进入匹兹堡神学院学习，三年后毕业获得教

士文凭。([2], p. 61) 1882年, 赫士受美国北长老会的委派来到中国, 被分配到山东登州,¹ 辅助狄考文 (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8) 在登州文会馆的工作, 开始了他在华长达62年的教育生涯。

一、赫士与中国近代的四所大学

赫士不但担任过文会馆的监督(即校长), 还间接或直接创办了三所中国著名的大学: 齐鲁大学、山东大学和华北神学院。

1、在登州文会馆的工作。影响赫士一生的两个重要人物, 一个是赫士的大学老师著名神学教育家本杰明·华菲德 (B. B. Warfield, 1851—1921), 另一个人就是狄考文。华菲德的教育使赫士成为一名坚定的保守主义神学教育者, 而狄考文则深深影响了赫士的教育思想。1864年, 狄考文在山东登州创办一所男童蒙养学堂, 该校1977年更名为登州文会馆, 取以文会友之意。([2], p. 25) 1881年2月14日, 狄考文正式向美国长老会本部提出将文会馆扩建成大学的请求。([2], p. 214) 总部不久同意了这一请求, 并派赫士及其夫人来登州辅助狄考文的工作。([3], p. 31)

对于来华传教士来说, 最难的就是学习汉语, 赫士却极有语言天赋, 且勤奋好学, 在狄考文的指导下, 他仅用了十一个月就初步学会了使用汉语, ([4], p. 487) 而且“不数载即深通华文经籍” ([2], p. 61)。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实践, 赫士很快便成为狄考文教育教学方面的“左膀右臂” ([5], p. 183)。1895年, 赫士正式接替狄考文担任文会馆监督。赫士在文会馆从事教学工作18个年头, 最后6年, 他是文会馆杰出的监督。([3], p. 31) 在此期间, 赫士教授过物理学、数学、天文学和地质学等学科。

赫士一直是狄考文教育理念坚定的支持者和执行者。狄考文管理学校, 非常的严格, 有严苛的惩罚措施, 正是这个原因, 学生们有时候称他是狄老虎。([6], p. 99) 比如狄考文在惩罚一名吞食鸦片自杀学生的时候, 他“当着全体同学的面, 按照规矩狠狠鞭打了他一顿”, 并且认为“应该那样做”。在文会馆的赏罚条款中规定, 一礼拜内, “学生有何争执、肆骂、吵闹等事, 均记册内”, 由“监督训诫而惩戒之”。([2], p. 75) 而且直到1901年赫士离开文会馆, 才废除了这项规定。

赫士还坚定地支持狄考文不允许在文会馆教授英语。作为一名美国人开设的学校, 文会馆坚持不教英语似乎很难理解, 而且这样的规定在其他学校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对此, 狄考文的解释是担心“培养出一个不同的学生阶层”, 而且会导致学生“国学水准的下降”。甚至在文会馆教育经费极度匮乏的情况下, 有捐助者提出只要教授英文就会捐助一大笔款项支持学校, 狄考文都坚决地拒绝了。在给美国总部的一封信中, 赫士和狄考文一起明确表示, 只要文会馆由狄考文和赫士掌管, 他们就坚决不教授英语。([6], p. 148)

文会馆虽然受制于办学经费短缺、地理交通不便等因素的影响, 但经过狄考文、赫士等人的努力, 文会馆取得了显著的办学效果, “几乎确定无疑是19世纪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 ([5], p. 140)。1897年, 狄考文在给美国同学的信中说: “我们现在拥有与美国普通大学一样好的仪器设

¹ 现在的烟台市蓬莱市, 晚清时期府治设在蓬莱。

备，比我们毕业时的杰斐逊学院的两倍还多”。（[6], p.114）狄考文与赫士的关系非常密切，完全信赖他，当赫士决定辞去文会馆监督一职时，狄考文“几乎如丧亲之痛”（[6], p.153）。

2、创办山东大学。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廷出于为了维护自己封建统治的目的，开始改革制度，兴办学校。1901年9月14日，慈禧太后下令“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7]。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看到了机会，随即上书皇帝奏请在济南设立大学堂，分斋督课，^[8]并举荐赫士担任山东大学堂总教习：“现由臣访订美国人赫士派充大学堂总教习，该洋人品行端正，学术淹通。曾在登州办理文会馆多年，物望素孚，实勘胜任”。（[9], p.340）光绪帝10月6日朱批：“知道了。”²袁世凯积极邀请赫士来济南商谈创办山东大学堂之事，并亲自与赫士“订立合同十条，载明应听巡抚节制”，“此项合同”由赫士“亲笔签字”^[10]。

1901年10月，赫士接受袁世凯的邀请，率领美籍教习4人，文会馆现任教习9人，并挑选文会馆应届、往届毕业生8人，共计22人，沿用文会馆的办学方法，用时不足两月就建成了中国第一所省级官办大学堂，招收第一批新生300名。^[11]赫士也因此受到慈禧太后的嘉奖，获得了清廷颁发的“双龙勋章”。袁世凯还仿照狄考文、赫士编制的《文会馆典章》，制定了《山东大学堂章程》。清廷认为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其教规课程参酌中西，尤得成德达材、本末兼资之道。”要求“政务处即将该署督原奏并单开章程，通行各省，立即仿照举办，毋许宕延”（[12], p.7）。1902年3月11日，复谕令各省开办学堂“仿照山东所拟章程，先行举办。”严令“当知变法求才，实为当今急务。”“如再观望迁延，敷衍塞责，咎有攸归，不能为该督抚等宽也。”（[12], p.8）可见当时的清政府对山东的办学章程重视程度。



图 2：山东大学李平教授 画卷《山东大学堂创办》，中间外国人为赫士

山东大学堂建成后，赫士出任总教习，直接对巡抚负责，拥有学校的管理权和人事权。1902年8月，山东大学堂附设师范馆，从各地的廪生、增生和附生中考选，共招104人。^[12]该馆后来从山东大学堂独立出来成为山东师范大学的前身。赫士主持编辑出版了《西学要领》，内容包括西洋

² 光绪帝朱批袁世凯奏折《奏试办山东大学堂折》，原件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编号001853。

各家史学、哲学名人的格言和声、光、电、化的知识。赫士还在学校实行星期天休假制度，开清廷官办学校风气之先。赫士仿照文会馆实验仪器制造所（workshop）模式，聘任文会馆的学生丁立璜创办了山东理化机械制造所，³ ([2], p. 240) 制造高校所需实验器械设备，成效显著。狄考文、赫士还“为这个制造所的设备及其产品广泛进行通信联系，产品销路很好”。([2], p. 263) 1910年，山东制造理化器械所以所制物品陈列南洋劝业会，⁴ 咸称为全国第一家。([2], p. 52) 文科方面，赫士在办学章程上效仿登州文会馆开设史志、地輿课程，形成中国经学与中外历史并存的课程体系。如其备斋除开设中国经史掌故外，还授以外国语言文字、史志等各种浅近之学；正斋分政、艺两门，授“普通学”。^[14] 袁世凯高度评价称：“中外史学、中国治法学皆囊括于内。” ([9], p. 332)

1902年，袁世凯调任直隶总督，新任的山东巡抚坚持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并提出“新知识旧道德”的理念，要求师生跪拜皇太后、皇帝牌位，平常礼节上打躬作揖，如遇祭孔之大典则行跪拜礼，如有不跪拜的学生则直接开除。以赫士为代表的基督徒教师则坚持“非真神不跪拜”的原则，赫士与山东官方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赫士撰文指出他们并非反儒，而是认为山东大学堂强制要求师生祭拜孔子违背了信仰自由的原则。赫士感到“应该谨慎地放弃自己的职务。”^[15] 山东巡抚周馥也给予赫士回应，他首先盛赞赫士“贵总教习教导有方，在堂诸生方将仰赖裁成”，对赫士的辞职则是“何至遽然请退，彼闾之下，歉仄难安。”周馥认为“敬拜孔圣乃中国至重典礼”，表达的“不外报谢与敬仰二意”，而“贵总教习必欲教民不拜孔圣，不但违背学堂章程，事体不合，且恐嗣后民教畛域，益因而显分矣”。最后周馥极力挽留赫士：“贵总教习岂不知之，本部院深顾阁下推与人为善之心，宏舍己从人之量，乃留皋比，启迪诸生，以副袁宫保当日聘请之意，至合同三年期满，是否愿留，鄙人亦不敢相强。今欲中道辞归，毅然截然，蒙请至年底为期，为学堂另延教习”，希望赫士“复加斟酌，不胜盼祝”。^[16] 周馥作为清廷的封疆大吏，能如此谦卑挽留赫士，他也是尽力了。赫士力图用自己的声音引起清廷官方的某种妥协，但他也深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1902年，赫士辞去山东大学堂总教习职务。赫士的辞职无论是对于山东大学堂还是赫士本人都是很大的损失，但这种深植于中西文化之中的礼仪冲突，^[17] 不是他们能够解决的。

3、创建齐鲁大学。赫士离开山东大学堂后，深感与当时清廷办学理念不可调和，先后到芝罘（今烟台）、潍县（今潍坊）一代传教，被青州共和神道学堂聘为总教习。1904年，登州文会馆迁至潍县，归并青州英国浸礼会库寿龄硕士所办之广德书院大学班，改名为广文学堂。^[18] 1917年，共和神道学堂、医道学堂和广文学堂合并搬迁到济南称为齐鲁大学。齐鲁大学是民国时期中国北方最具影响力的大学之一，与北京的燕京大学合称“南齐北燕”。齐鲁大学建校初期有三个院系：文学院、神学院和医学院，赫士担任神学院院长职务。新开办的齐鲁大学虽然没有了官方封建条款的羁绊，但此时的齐鲁大学神学院建制极为复杂，很多教会掺杂其中，协办的有“四公会，曰：英浸会、美长老会、坎拿大（加拿大）长老会、美公理会，不久将复有友爱会加入”。^[19] 长期以来，

³ 该制造所后来被官方垄断。

⁴ 南洋劝业会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性博览会。由时任两江总督端方于1910年（清宣统二年）6月5日在南京举办，历时达半年，共有中外30多万人参观。

英国浸信会的势力在神学院根深蒂固,这让隶属于美国北长老会的神学院院长赫士常感力不从心。([20], p. 30)

齐鲁大学内部也出现了保守主义神学和自由主义神学之争。赫士是坚定地保守主义神学主义者,而曾在文会馆从教过的路思义(H. W. Luce, 1868-1941)等人崇尚自由主义神学思想。自由主义神学思潮在校园内迅速蔓延,赫士曾尖锐的指出:“即便是从较温和的保守观点来看,济南的某些教学内容也只能被定为谬误。”最终,赫士“由于文理、医、神三科合并到济南成为一所大学所产生的各方面困难”^[21]被迫辞职。

3、创建华北神学院。1919年9月,赫士带领18名学生,离开齐鲁大学回到潍县乐道院内,继续他的教学工作,并着手创建新校。尽管赫士有着丰富的办学经验,但他此时已经是62岁的老人了。1922年9月,赫士又把学校迁到了山东滕县,建立永久校址,定名为华北神学院。赫士明确表示华北神学院是一所尊重圣经的保守主义的神学院。值得一提的是该校并非只教授神学,还教授物理、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历史等科目,并建有一座标准很高的理化实验大楼。

三、赫士的著作及其科学教育

赫士在华办学期间编译了很多著作,其中包括不少科学类的教科书,内容也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进行了增减。关于赫士一生的著作,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郭大松认为是24种,姚西伊认为赫士“翻译编写的科学与神学教材达三十七本之多”([4], p. 488)。山东神学院的贺爱霞查找国内外相关资料,并专程走访了赫士的孙女及其家人,最终认为“赫士的著作作品不少于37种”。赫士著作中属于自然科学的著作有:《光学揭要》《热学揭要》《声学揭要》《天文揭要》《天文初阶》《天文新编》《天文入门》《计算日食的方法》《对数表》,参编了狄考文的《化学名目与命名法》;而在《中西教会报》连载刊登的赫士作品有《地学要旨》、《石学略论》、《地学略论》等作品。

1、物理译著及实验。其实在赫士编译教科书之前,狄考文已经编译了不少著作,但他大多数都集中在数学方面,如《笔算数学》等,狄考文编译的《理化实验》、《电学全书》、《电气镀金》并未出版,([2], p. 231)建校初期一直使用丁韪良编著的《格物入门》,文会馆升格为大学后,编译出版新式大学教科书的责任就落到了赫士身上。赫士最早编译的作品就是三本物理教科书:《光学揭要》《热学揭要》《声学揭要》。这三本书都是以法国人加诺(Adolphe Ganot, 1804-1887)编写的*Element de Physique*的英译本*Elementary Treatise on Physics*为底本,依据的版本是第14版,其中相对应的“光学”、“声学”和“热学”部分编译而成的,^[22]赫士结合自己多年的讲义根据登州文会馆学生的特点和接受能力做了删减和补充。协助赫士翻译《光学揭要》《声学揭要》的是他的学生朱葆琛,校阅周文源,协助赫士翻译《热学揭要》是刘永贵,三人都是文会馆的优秀毕业生,并留校任教,相互之间非常熟悉,翻译工作也做得很默契,绝少出现失误。

其中第二版的《光学揭要》(1898)加了一个附录,首次提到了关于“然根光”“即X射线”的内容。“何为然根光。光绪二十一年(1895)冬季,有德之格致士,名然根者,用虚无筒试电冷光

之时，偶得一奥光”。是知“然根”为 Rontgen 之译音，而“然根光”为 X 射线的第二个中文译名。^[23] 邹振环将《光学揭要》列入了《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主要讲的是该书对 X 光的介绍。

狄考文和赫士还非常重视物理实验，文会馆的物理实验室可分为九大类，包括：水学器、气学器、蒸气器、声学器、力学器、热学器、磁学器、光学器、电学器三类（干电器、湿电器、副电器），共 300 多种实验仪器供学生使用。^[24] 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仪器设备是文会馆自己仿制的。这些实验设备对提高文会馆的物理教学效率和质量有很大帮助。

2、化学教育。赫士在化学教育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化学译名的统一。1871 年，傅兰雅与徐寿翻译出版了《化学鉴原》，其中将化合物直接翻译为“杂质”，出现这样的错误说明翻译者对基本的化学知识没有真正的理解。而赫士是美国高校的大学毕业生，科学功底深厚，又在文会馆教授科学课程十几年，帮助他翻译的是文会馆的优秀毕业生，因此赫士翻译的著作大都较为准确实用。化学本身是一门实验科学，文会馆的化学实验室“诸凡化学实验、辩质、求数常用之器、药料，颇称完备”。（[2]，p. 85）这也为赫士的化学教育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891 年，赫士兼任广学会书记、会长各三年。（[2]，p. 61）1896 年益智书会成立科技术语委员会，狄考文任主席，化学术语的拟定主要由赫士拟定初稿，最后由狄考文总其成。赫士发表《关于翻译的几点建议》中指出：我们现在教科书没有充分考虑统一译名所带来的便利，这种便利不仅会影响教师和学生，而且会影响整个的教学活动的效率。^[25] 赫士在他的著作中也一直践行统一译名的原则。1897 年，赫士在《热学揭要》序言中指出：所用原质名目，乃益智书会新定，非敢杜撰也，其与化学鉴原辅编相同者不录。1898 年，赫士在《光学揭要》第二版的序言指出：至引用化学之处，概依新记法，如硫强水不作轻养硫养，而作轻硫养是也，至于前原质之名字，而益智书会业已改正。^[26] 而 1893 年出版的《声学揭要》序言没有这样的内容。1901 年，狄考文、赫士出版《化学名目与命名法》^[27] 一书，该书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命名原则，另一部分是无机化合物的英汉名词对照表。而且将所有元素分为三类，即气体、金属和非金属，这样的分类法现在也基本沿用下来。^[28]

翻看赫士编译的著作，不难发现，赫士的科学著作大多是在 1902 年之前，之后大多是神学类的作品。就很少有物理、化学、数学这方面的著作出版了，就连他原想出版电学方面书籍的事，也搁置下来。

笔者分析可能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义和团运动使登州文会馆校舍不同程度的受损，赫士等外籍教师也被迫去烟台和朝鲜避难。义和团运动给赫士的震动很大，他开始反思他的教育行为。1901 年，赫士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山东大学堂的建设中来，还是因为封建势力的原因被迫于 1902 年离开。因此，赫士更加坚定了改变中国要从改变中国人的信仰角度出发，因此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到编译神学著作上来。另一方面，1900 年之后，清廷实行新政，以日本人饭盛挺造的《物理学》为标志，大量编译的日本教科书涌入，再不像之前没有书籍可用的情况。而且清廷也制定了相关学制，使教科书的编译有了相应的标准。赫士编译的著作也

就逐渐淡出了大学教科书的舞台。虽然赫士理化学科的热情降低了,但他对天文学的兴趣却伴随了他的一生。

3、天文学教育。赫士来华时带来了大批良好的物理和化学仪器设备,以及一架口径为十英寸的天文望远镜。在登州文会馆定居下来之后,赫士就在自己种满果木的花园里建造了一个小型天文台,并且安装了望远镜。从此以后,只要他搬家,他就会建造一个日晷和望远镜,用来看他的校正表,帮他计算时间以及确定传教站的位置,这是他毕生的热爱。1942年,赫士被日本人关进潍县集中营,他还是坚持每天至少两次记录气温,早晚各一次,以及白天的天气情况。([1], p. 285)

赫士先后编译出版四本天文学书籍:《天文揭要》《天文初阶》《天文入门》和《天文新编》。《天文揭要》是赫士1897年译著的一本天文教科书。赫士在序言中写道:“余来中华,助理文会馆事。因取泰西诸天文书,采其粹精,揭其体要,辑成一编,分上、下两卷,共十八章。”有“天文用学”“天文力学”“天文体学”三部分。其底本“虽非本自一人,然从路密司者,过半焉”。编辑这本书的原因是“夫以海内宿刊,皆载往迹陈辞,而于天文近来事迹,杳无所考”,而且“将推算要式大都删除,致使天文之实理,虚而难凭”。书中有课后习题,“使诸生因书而求习题,因题而究书理,由浅入深,庶不泥纸上之空谈也”。^[29]《天文初阶》《天文入门》更适合初学天文知识者阅读。

1911年,赫士又编辑出版了《天文新编》,他在序言中指出“惟欧美于近十年来光图镜出现,天文学较前特有进步”。增加了“天文测算”和“天文新解”,于是“数月而是编告成,名曰天文新编”。^[30]足见赫士对天文学的热爱。晚年赫士还帮助学生王锡恩的天文学研究,把他的天文学文章翻译成英文发表,为王锡恩在国际上赢得巨大声誉。

4、赫士的其他贡献。1890年前后,赫士利用文会馆的印刷设备,创办了山东境内第一份中文报纸——《山东时报》,由文会馆的毕业生孙炳文担任主笔,主要报道山东各地教会发展情况,发行量最多的时候有一千多份。根据现有资料,此报在1899年2月还在印行,历时久远,影响较大。([20], p. 23)受义和团运动的影响,报纸被迫停刊。针对民众通信困难的情况,赫士在烟台创办了山东乡村邮政,由于邮件少,待遇低,普通人不愿意从事这一职业。赫士就发动文会馆毕业生兼职工作,最后还是维持了下来。

清廷新政时期,袁世凯留意到慈禧太后对新式教育很感兴趣,便把赫士推荐给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安排赫士在紫禁城内教天文学,有时也给王室成员和公卿重臣介绍西方的思想与科学,还委托他草拟了各省大学课程设置的清单。利用这一时机,赫士把星期天休假制度推荐给了慈禧太后。他先在小范围内试行每七天休息一天,得到大家的拥护后,便将有关提案巧妙地放在慈禧太后要看的奏折中间,并得到了慈禧的认可,最终作为一项制度在全国推行,从此中国人有了自己地固定节假日。赫士本人认为,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贡献之一。现在赫士孙女美国的家中的衣橱里还挂着一件很旧的中国清朝服饰,但能清晰地看到上面绣有龙纹图样,是赫士在皇宫教书时穿的衣服。([1], p. 289)

四、赫士与狄考文、丁韪良

丁韪良 (W. Martin, 1827-1916)、狄考文、赫士是先后来华办教育比较典型的三位传教士。狄考文在华时间是 45 年, 丁韪良和赫士则是目前已知在华时间最长的两位传教士, 都是长达 62 年, 三人也都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狄考文与丁韪良的私人关系是非常好, 丁韪良早年经常来登州狄考文的家中度假。他们也都编著了很多书籍, 丁韪良在科技类书籍编著有《格物入门》七卷, 法律类有《万国公报》, 宗教类有《天道溯源》等。文会馆最初使用的物理教科书就是《格物入门》, 随着文会馆升格为大学, 《格物入门》显然已经不能适用学校的发展, 随改用赫士编著的物理教科书。

教学质量方面。狄考文和赫士执教的登州文会馆成绩优异。丁韪良曾盛赞文会馆为“伟大的山东灯塔”。义和团运动之后, 各地方政府争聘文会馆毕业生为教习。一时间, 毕业生供不应求, 截至 1904 年, 全国 16 个省份的学堂中都有文会馆毕业生担任西学教习, “领有毕业凭照, 效力于教界、学界者, 以三百数, 踪迹所至, 遍十六行省” ([6], p.158)。丁韪良执掌的同文馆教学质量却很难保证。学生上课爱来不来, 教师也是并不认真, 郑观应在《皇清经世文三篇》第二卷《西学》中认为同文馆主要是学习“语言文字”, 至于“天文、舆地、算学、化学直不过粗习皮毛而已”。翻译方面虽然是同文馆的主业, 但也是“很不像话”, 一次总理衙门因需俄文翻译, 找来几名文会馆学生, “由总理衙门检了七个学生送到军机处考试, 其中有一个人学过十三年之久的俄文, 其余六人只学过七年, 及一考试, 其中只有一人能把俄文字母都念的上来, 其余最多者, 不过认识一半, 军机处大怒。”大加申饬了一顿, “学洋文十余年之久, 竟连字母都不认识, 殊属不成事体”。“其他英法文馆也是如此”以后稍稍有点起色, 然仍未能按时上课。

([31], p. 35)

工资待遇方面。狄考文和赫士拿的都是教会发放的微薄工资, 而且是自费办教育, 而丁韪良的工资则是年薪白银 1000 两 (相当于 1330 美金), 是非常高的工资, 当时一个翰林给中堂尚书家教读也不过每月八两。([31], p. 29)

信仰方面。赫士则因为信仰问题无法调和, 辞任山东大学堂总教习职务, 巡抚周馥近乎哀求得劝其留下, 但赫士毅然辞职。丁韪良在接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时, 主动参与祭拜孔孟牌位。义和团运动之后, 当时的学部大臣张百熙以经费紧缺为由把丁韪良等人予以辞退, 后来丁韪良等人还为了追讨薪资与清廷打了好几年官司。

结语

赫士是来华传教士的一个代表, 他们为了基督信仰而来, 给近代中国带来了近代教育和科学。我们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 科学教育只是方法, 传教士的根本目的是传教, 即实现其“中华归主”的目标。但正是这种坚定的信仰支撑着赫士在中国勤勤恳恳办了 62 年教育, 为中国的近代大学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先是在中国最早的大学之一——登州文会馆教授了 18 年课程, 并担任了 6 年校长, 又于 1901 年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官办省立大学——山东大学堂, 于 1917 年与路思义等人一起创建齐鲁大学, 于 1921 年正式创办了华北神学院。赫士还先后编译了物理、数学、化学、天

文、地质学等大学教科书,晚年病逝于日本人的侵华集中营中。翻开赫士的履历,执着和坚持是他一生最大的特点。

早读大学的时候,赫士与同班的一名漂亮女生萨拉·布莱克(Sarah Black)相爱,萨拉是赫士家附近农场主的女儿,并于1881年11月订婚。正当两人准备同来中国之时,萨拉于1882年初不幸感染肺炎去世。赫士备受打击,陷入极度悲痛之中,险些不能完成学业。但是对传教的热忱以及信仰的执着,还是激励赫士最终坚持修完所学课程,并以优异成绩毕业。赫士从此一生都携带着萨拉的照片,直到临终前才授意儿子妥善处理好,并且向妻子玛格丽特表达自己的爱意。([1], pp. 279-280)能把去世未婚妻的照片带在身上62年的人,是何等的执着和坚守!也正是他的执着与坚守,使他一次次“自毁前途”,他的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礼仪发生冲突,使他被迫辞去山东大学的职务;他的保守主义神学思想与自由主义神学思想发生冲突,使他被迫辞去齐鲁大学的职务。

赫士一生的际遇与他的信仰有关,更与他的性格有关,同样是传教士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和丁韪良,就能灵活的绕开东西方文化中的礼仪壁垒,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出来,而赫士只能是离开。作为教育家,赫士的才能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而作为一名传教士,他已经尽力了。

[参考文献]

- [1] 玛格丽特·霍利斯特. 在中国的传承:一部回忆录[M]. 华盛顿东部分支出版社, 2010。
- [2] 郭大松. 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
- [3] 狄乐播, 著. 中华育英才——狄邦就烈传[M]. 郭大松, 译.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 31。
- [4] 姚西伊. 传教士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嬗变——以赫士(Watson Hayes)为例[M]. 基督教研究, 2004,(00)。
- [5] 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183。
- [6] 费丹尼, 著. 一位在中国山东45年的传教士——狄考文[M]. 郭大松, 崔华杰, 译.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 99。
- [7] (清)朱寿朋, 编, 张静庐, 校点. 光绪朝东华录(4)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4791。
- [8] 山东大学百年史[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1: 6。
- [9] 袁世凯:订美国人赫士充大学堂总教习片[A]. 廖一中, 罗真荣整理:袁世凯奏议[C].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7。
- [10] 筹笔偶存:义和团史料[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646。
- [11] 韩同文, 编著. 广文校谱[M].青岛: 青岛师专印刷厂, 1993: 20、21。
- [12] 璩鑫圭, 唐良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C].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 上海: 教育出版社, 2006。
- [13] 范晓婷, 张茂聪. 山东高等师范教育的历史沿革及影响[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63(6):101。

- [14] 崔华杰. 登州文会馆与山东大学堂学缘述论[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2):127.
- [15] 费丹尼, 著. 狄考文传——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M]. 关志远, 译.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37.
- [16] 李刚己, 辑录. 教务纪略(四) [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6: 335.
- [17] 钟鸣旦. 礼仪的交织[M]. 张佳,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5.
- [18] *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RG011-267-4272*,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齐鲁大学, 1925-1926, p.41.
- [19] 齐鲁大学神学院[J]. 鲁铎, 3 (5): 19. 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J109-01-302.
- [20] 赵曰北. 历史光影中的华北神学院[M]. 汉赛尔出版社, 2017.
- [21] 奚尔恩 (John J. Heeren). 在山东前线——美国长老教会山东传教团历史[M]. 美国长老会外务部, 1940: 161.
- [22] Edmund Atkinson. *Elementary Treatise on Physics* (14th). William Wood and Company, New York.1893, p.2.
- [23] 李迪, 徐义保. 第一本中译 X 射线著作——《通物电光》[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02, 19 (3): 76.
- [24] 王元德, 刘玉峰. 文会馆志[M]. 潍县: 广文学堂印刷所, 1913: 41-47.
- [25] Watson McMillan Hayes, "Suggestions to Translators", *The Chinese Recorder*, Mar. 1898, P.130.
- [26] 赫士. 光学揭要[M]. 上海: 益智书会本, 1898: 8.
- [27] C. W. Mateer. *Chemical Terms and Nomenclatur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1.
- [28] 赵匡华. 中国近现代化学史[M].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3: 80.
- [29] 赫士. 天文揭要[M]. 上海: 美华书馆, 1898: 2.
- [30] 赫士. 天文新编[M]. 上海: 美华书院, 1911: 2.
- [31] 齐如山. 齐如山回忆录[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8: 35.

作者简介: 郭建福(1974-)男, 山东沾化人, 山东女子学院, 副教授,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技史研究院博士,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Email: guojianfu_001@163.com